

散文·乡土情怀

地名深处的乡愁

□吴继红

春暖花开,陪老公回他的家乡源汇区问十乡宋庄村。汽车在一大片麦田里穿行。乡村公路蜿蜒曲折,像一根丝线把一颗颗珠子似的村庄串联在一起。在我看来,豫西平原所有的村庄都是一样的:冬小麦夏玉米,青砖蓝瓦,高大的白杨树,四四方方的院子。我分不清这个村庄和那个村庄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可是老公却很兴奋,一踏上那片土地便滔滔不绝:这块地因为离村子最远,在村子里看就像看到了天边,所以叫“天边”;那块地因为有80亩,就叫“80亩地”;这块地叫“坡窑庄”,因为之前有一个窑厂;那块地叫“马沟沿儿”,因为地的走向沿着马沟……这些土得掉渣的地名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乡愁。我的家乡离老公的家乡很近,也在源汇区问十乡,叫宁庄。

我们村很小,因为村子里吴姓和宁姓人居多,所以最初叫“吴宁庄”,后来图省事干脆叫“宁庄”。这个名字太大众,有一年,我离家40年、在新疆定居的大伯母回来探亲,下了火车找不到路,一路走一路打听,居然被拉到了另一个叫“宁庄”的小村,辗转回家后,被我的几个姑娘打趣了好一阵子。

村子虽然很小,地却不少,是附近几个村人均土地最多的一个。据说,邻村望天和陶桥的两块土地都曾经是我们的。那个时候望天还叫作“望天岗”,老人们的土话叫“望庭沟儿”,据说是因为这个村子地势比较高,王莽撵刘秀的时候,刘秀曾经登上最高处眺望来处和去处。我爷爷和太爷爷就长眠在望天的那块土地里,那曾经是我们队的土地。

村口有一方大池塘,是当初的窑厂。村民们就地取土托坯,点火烧窑。男人们赤着脚在撒了麦糠和碎麦秸的黄胶泥里踩泥和泥,女人们小蜜蜂一样来回搬运坯模,把半干的土坯翻面、竖起、通风,然后再把这些土坯放进窑里烧制。一代又一代的砖瓦窑匠人重复着这些看似琐碎却又举足轻重的活计。他们没有经过专门培训,只是师傅耳提面命口碑相传,却技艺精湛。所以,一个好的烧窑匠人和木工、泥水工一样,都是村里人尊敬的对象。我的爷爷是村庄最好的泥水匠,我父亲当兵之前是村子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木工,我的小叔叔是四里八村数得着的烧窑匠,并且因此娶到了我美丽的小姑娘。

村里的房子从土坯草房到青砖瓦房,再到后来的水泥预制板平房、楼房,托坯烧窑渐渐退出小村的历史。那曾经繁华热闹的砖窑成了一片荒地,托坯晾坯的地方成了一方小小的池塘。有时候我会站在池塘的一边向另一边眺望,但是只看见清澈的塘水泛着粼粼的波纹。

水塘的那一边还是村庄,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好像天上的星子,数也数不完。村子南边的村庄住着我的大姑和二姑。我曾坐在表姐三姐的自行车后座上去过一次二姑家,只记得走了好久的土路,屁股都坐麻了。村子西边的村庄住着我最好的朋友,她家后面的小河上有一座浮桥可以通到对岸。村庄东面的村庄住着我的大姨、姥姥、姥爷和舅舅,我妈妈的姑姑则住在更远的村庄。小河对岸住着我的干娘,我经常坐在父亲的自行车横梁上去走亲戚,回来的时候,微醺的父亲带着我从河埠口抄近路回家。万籁俱寂,夜色苍茫,只听得见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犬吠,和草丛里虫子的呜咽。看着满天的星光,嗅着父亲淡淡的带着酒气的呼吸,我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辽远和不真实。总担心喝了酒的父亲扶不稳车把,我们会从土堰上滑入河里,或者从高高的河堤上跌下河坡。可是这样的情况居然一次也没有发生。

我干娘家的村庄叫“黄李”,和她家一路之隔的那个村子叫“沈张”,依然是取姓而名。大人们土语都叫“沈着儿”,我那时候却一直觉得是“神张”,因为村口有一座土庙,庙里有泥塑的神像,神态庄严。沈张后面的村子叫“洼张”。附近的村庄还有白寺、皇寓、黄李、果树园、沙旱地、南埂、东洼……那些和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们,曾经像一根藤、一棵树,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深处生老病死、繁衍生息。

如今,我和弟弟也都远离村庄和土地,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定居,我们曾经属于村庄,却又背离了村庄。那些土得掉渣的地名我再也没有机会叫起,那些写满了故事的村庄我再也不曾走进。

我生活的城市,很多人像我一样来自村庄。村庄的子民们像一条条小鱼,从村庄的小河里游出,潜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。村庄里的小河:马沟、唐河、黑河……这些有名字没名字的水流流经一个又一个村庄、田野,最终都在城市交汇,注入沙河澧河,再浩浩荡荡奔向远方。

春雨,落下来
打在时间的遗址上
虫鸣,拨开田野的密码
万木黛蓝,亮起来
它正从一朵花,抵达另一朵
它溢出的甜
将我整个人赋在失眠里
失眠,也是黛蓝的
黛蓝的还有:春猫推窗的爪痕
远山的幻影,以及
一片迷蒙的青砖灰瓦
它一直替时光站着
柴门呀呀,细屑的故事纷纷落下

失眠是黛蓝的

春风一来,她们就一点点亮
迎春,把它鹅黄的灯盏
垂下嶂呀山的岩壁
而后是桃花、杏花、梨花……
我看她们一阵
她们就悄悄地,开放一阵
帐篷、蜂箱,点缀在乡野边上
一派甜蜜的模様
一只蜜蜂飞回来
微微眯了眯眼睛
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姐妹
她们卑微、渺小,低到尘埃里
谈情、说爱、生子、做梦

姐妹 (外一首)

□尹文阁



散文·自然物语

报春第一花

□赵宸晨

从17岁到24岁,我在江城武汉度过了七年求学生涯,最令人难忘的,莫过于江城的梅花。

梅影

“梅影婆娑,暗香浮动”可谓是初春入夜后,校园里幽雅宁谧的一景。老教学楼后,稀稀拉拉植着几株零落的白梅,枝影横斜,绰绰约约,花在春寒料峭中开,孤傲的花苞独绽枝头,没有绿叶春草的映衬,没有莺莺燕燕的低鸣,萼影与严冷为伴,凌寒绽放,冷眼旁观,笑傲风雨人生。

当年做的最有情调的事,莫过于“月下探梅”了。晚自习后漫步于月色融融的教室外,“夜来入梦香,梅影横窗瘦”,一股若有若无的梅香淡淡而来,轻轻拨开半启的花苞,鹅黄的嫩蕊夹着寒香直透心底,“烛光月光同照,书香梅香齐芳”,那馨香真可谓沁人心脾,如今回忆起来依旧惬意怡然,古人诗中写的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”大概就是这种意境吧!此时,常有一只鸟儿寻香而至,停歇在枝头,刹那间又飞去,扑棱棱的翅膀振得梅枝簌簌摇曳。月光下梅影横斜,给春之声带来最早的律动。

梅雪

梅有五瓣,具红、黄、

绿、白四种颜色。红梅如朝霞,白梅如晚雪,绿梅似翠玉,黄梅如金桂,晶莹剔透,清香宜人。不论是生长在深山幽谷,还是栽植在村落小园,梅始终保持着她的真性情,暗香如故,不随波逐流。她选择在隆冬开花,愈是天冷,愈是风欺雪压,她开得愈加精神、愈加秀美、愈加艳丽。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梅俗了人。”似乎雪和梅是与生俱来、天设地造的伴侣,彼此依恋,相得益彰。特别是梅花在冰中孕蕾、雪中开花的品格,更为人们所敬仰和珍视。梅与雪,如影随形,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梅树苍劲,曲枝横斜,愈寒愈艳。哪怕单株孤植,也尽呈英姿秀气;若是成林成片,则现白云晚霞奇观。雪使梅高洁,梅给雪增趣,难怪那才思敏捷的骚人也搁笔费评章,勉强道出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佳话呢。

梅韵

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骚客以梅为题,咏梅、赏梅留下的佳作不胜枚举,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梅谱》中说:“梅以韵胜,以格高,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。”宋人风雅,赏梅有一套标准:贵稀不贵密,贵老不贵嫩,贵瘦不贵肥,贵含不贵开,谓之“梅韵四贵”。而且对赏梅的时间、时分颇有讲究,《梅品》中

说:在淡云、晓月、薄寒、细雨、轻烟、夕阳、微雪、晚霞、清溪、小桥、竹边、松下、明窗、疏篱、林间吹笛、膝下横琴等情况下,赏梅更为情致。

赏梅,赏的是梅韵。梅之韵味在于她淡而不浓、清而不郁的幽香。她的香不像牡丹,霸道张扬;她的香不像睡莲清水洗涤的娇贵,她的香也不像丁香那小家碧玉的哀怨与凄惶。她的香是不需诠释的自然本质,是抑制不住的生命释放,是经过数不尽的风刀雪剑磨难后的凝练与升华。梅之韵味在于她雅而不俗、丽而不艳的颜色。“万木冻欲折,孤根暖独回;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。”闪动的一点梅红,传递着春意盎然的消息,预示着生命的绽放与燃烧。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”,冰清玉洁的白梅为了保持自己的圣洁,只在冰雪中开放,在冰雪消融中凋零,“质本洁来还洁去,强于污淖陷沟渠”。梅花的红不同于玫瑰,梅花的白也不同于雪莲。她不是为了标榜自己而刻意显示与众不同,她自然地展示美丽,朴实无华。她是报春第一花,却在山花烂漫时,隐匿群芳中淡然一笑。

在阔别江城的第四个年头,我在北国的故乡庭院里种下一株盆景白梅,不为别的,只为留住回忆深处那一抹梅韵和梅魂。